

浪口村随笔

顾颉刚 著



出版社

浪口村随笔

顾颉刚 著

K207
G491

RAY16/01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口村随笔/顾颉刚著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3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046-8

I. 浪… II. 顾… III. 史学-研究-中国-文集 IV. K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773 号

学术策划	王 士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
总发行人 俞晓群

责任编辑 俞晓群

美术编辑 谭成荫

封面设计 陶雪华

责任校对 王 玲

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
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

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版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625

字数 190 千字 插页 1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定价 10.4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生也逢辰，问世之时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大步，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，因此初印销数不俗，令人高兴。但也可说生不逢辰：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，走进书市，“爆”、“炒”之声不停，大违筹议这一《文库》时的行销氛围。在这情况下，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这类图书，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，迎迓读者，颇劳心神。在这时刻，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而将永远存在……”，以为书业箴诫。我们读之大喜，铭诵再三，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：“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”，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。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，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——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。

既然“传诸久远”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，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、编纂、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。第一辑出书后，反应大抵可以，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。当年《万有文库》定价低廉，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；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，为时人诟病，我们力求避免，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；至于选题，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、高手操作，但就总体看，有些不免失诸凌乱（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）。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，并在调整、改进之中。选题体系严飭，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，但就译作而言，因为版权关系，不免为难。就第二辑看，此病仍难消除。不过，当今的丛书，似乎追求系统、完整过多，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。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

《文化生活译丛》的办法，以质为尚，体例为次。自然不可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，略加搭配，不论次第，纳入“篮”中，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此种意义上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读者其许我乎？！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能问世，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、专家学者的指点。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，弁诸每册卷首，作为永久纪念。本辑开始，不再印出各位大名，而只是藏诸内心。把书编好、出好，为读者服务得更好，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

本书说明

顾颉刚先生(1893—1980),江苏苏州人。现代著名历史学家,“古史辨”学派的创建人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,熟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酷嗜博览,并善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。读书之余饱听家人讲述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。考入北京大学后迷恋于京戏,由是认识了故事的格局;又受北大征集歌谣的启发而收集歌谣,并对连带得到的风俗材料加以注意。在北大求学期间受到师友的指导、诱掖,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鼓舞,敢于大胆宣布许多长期积于胸中的反传统的见解。1920年大学毕业后,受到胡适研究史学方法的启发,又经胡适、钱玄同的影响产生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,很快深入到对古史的研究中,于1923年提出“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”学说,试图推翻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,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大论战,从而改写了传统的古史。同时提出推翻信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、地域向来一统、古史人化、古代为黄金世界四个传统观念,以后再演变为打破帝系、王制、道统、经学四个偶像,在此设想下写出一系列重要著作。后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《古史辨》。着力研究《尚书》,将其中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等篇之写作年代推后至战国时代。同时从事民俗学研究,以民俗学材料印证古史,诸如以歌谣来论证《诗经》是古代诗歌总集,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;以孟姜女故事的传衍来论证古史的演变;以妙峰山进香来探讨春秋以来的社祀,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,并开拓了我国的民俗学研究。20年代后期在广州中山大学编辑《民俗》周刊,创办民俗学会,出版民俗学会丛书。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因讲授《禹贡》进而研究历史地理,又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由沿革地理的

研究侧重到边疆地理与民族史的研究；1934年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，次年成立禹贡学会，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者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转入西北、西南，调查边疆状况，创办中国边疆学会，出版《边疆》周刊。又先后主编《责善》半月刊、《文史杂志》。50年代后主持标点《资治通鉴》、二十四史，并以数年之精力撰写《〈尚书·大诰〉译证》，把校勘、训释、译述、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体现了《尚书》整理研究的新水平，对商周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。

先生一生治学、从事于古史研究的同时，还撰写读书笔记，从1914年至1980年的60多年间，从未间断，积累了近200册大约500万字的读书笔记，它们已成为先生全部著述的重要部分。

先生生性遇事注意，勤于动笔，或写下直接的闻见，或记录偶然之会悟，总之不放过每一个思想的火花，使其留于札牍，把笔记簿当成随手可稽的工具，为作文著述的准备。在这本《浪口村随笔》的序言中，他描述笔记“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，亦可以记录人言，其态度可以严肃，亦可以诙谐，随意挥洒，有如行云流水，一任天机。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”。他认为《日知录》的写法并不是顾亭林先生的创造，而是继承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容斋随笔》的传统，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是我国文体的一种。先生自觉地实践这一民族形式，以笔记方式作考证文字，力戒空洞无物之语。为笔记既多，以之汇入论文，则论文便充实；作论文既多，以之灌于著作，则著作不朽矣。

《浪口村随笔》可以说是先生读书笔记的代表作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先生在北平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，向民众作抗日宣传，七七事变发生，遭日本人通缉，不得不离平出走。正巧这时，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，到西北的甘肃、青海，在兰州、渭源、临潭、西宁等地考察教育，于此同时，接触了蒙、藏、回、土等少数民族，调查他们的生活习惯，还抄录了许多地方史志资料。后受聘云南大学，自北徂南，又考察了彝、傣、苗、瑶诸族之境，以彼地风尚考证中原古史。1939年，为避敌机轰炸，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，颇得闲暇，将旧日见闻

写出，证之故籍。第二年移居成都，求书不难，遂将其润饰成篇，冠以篇题，分期发表于齐鲁大学《责善》半月刊。1946年东归后，又续有增益。1949年，先生将这部分文字再为修订编排，分为地理、制度、名物、史事、文籍、边疆六大类，藉顾廷龙、洪驾时两先生之力，由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百册，分赠友好，作为八年离乱的纪念，署名《浪口村随笔》，取其写作初始地之名。这就是油印本《浪口村随笔》的由来。

《浪口村随笔》虽是先生全部笔记中很少（近20万字）一部分，但却极有特色。其中包括考察西北、西南水道山脉的“朱圉”、“桓水”、“岷江”、“梁州名义”等篇，以考证《禹贡》的记载；考察西北、西南民族风俗习惯的“造舟为梁”、“中雷”、“被发左衽”、“氐羌火葬”等篇，以考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及子书等记载。由于直接深入边疆地区，还写出论述其地历史和风俗的“明初西北移民”、“河洮间之明边墙”、“吹牛拍马”、“抛彩球”等篇。为了对古代制度、史事以及古文籍加以考辨，又写出“畿服”、“职贡”、“古代兵刑无别”、“女子服兵役”、“蚩尤”、“高宗谅阴”、“彭咸”、“风雅颂之别”、“六诗”、“左丘失明”等篇，其中亦不乏结合实地考察得以证诸古籍者，如“歌诵潜牒”、“夫妇避嫌”、“赘婿”等篇。与以往读书笔记所不同的是，平时由于正式工作为专题研究，主要集中精力于一二问题，笔记的范围不广，抗战之中，先生欲对当时的古史研究加以系统化，使初学者得到较正确的古史常识，因而对民族、疆域、政治、社会、宗教、学术各方面都加以注意，笔记的范围较之以前大为扩展。而以后的笔记对于这些领域虽每有涉足，亦多为摘录相关资料或补充新的见闻，不像《浪口村随笔》经过反复的修改，每一篇都是有独立、完整意义的小论文。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本书用民族风情和民俗习尚证诸中原古史，更开创了民族考古学的新领域。正如先生后来所总结的：“考据之业，搜集书籍证据，以多为胜，此清人之成法也，而形式逻辑，所解决者唯及于问题之外表。予性好远游，从实生活中发见可以纠正前人成说者不少，于是超出都市而入农村，超出中原而至边疆，以今证古，足以破旧而立新，较之清人旧业自

为进步。”(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第4750页)这里既指出对清人治学方法有所突破,又说明了《浪口村随笔》成书的经历。

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见到此书,以为可供从事历史研究者之参考,拟付铅印。第二年先生借在青岛养病之机,以一月之力统整一过,并得到于省吾、于鹤年、王仲荦、李平心、李唐晏、孙楷第、张政烺、童书业、钱宝琮诸先生之举正与商讨。遂将其中40余篇再三斟酌、反复修改,其中如“职贡”、“古代兵刑无别”、“赘婿”、“抛彩球”、“中雷”等篇都做了多处增订。同时,又增加若干篇章,辑为《史林杂识初编》,1963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,可谓先生读书笔记之精品,亦可见油印本《浪口村随笔》的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先生正式出版的读书笔记除《史林杂识初编》外,尚有199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十卷400万字的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,它是经过先生亲订、并由后人整理而成,先生一生读书心得基本尽收于此。而油印本《随笔》始终未得正式出版的机会,今后编辑先生的“全集”,为避免重复,亦不宜将其收入。当年《史林杂识初编》出版后,先生的老友,原西北农学院院长、著名生物学家辛树帜先生曾经于1964年2月来信说:“大作有四十篇系取之尊著《浪口村随笔》,但兄对前作几乎每篇修改都用了极大力量,无论在内容或文字方面都有所充实或提高。……因之,弟有一种遐想,即《浪口村随笔》之百册油印本,可能是它年宇宙间的瑰宝。西农幸有一本,拟善装秘藏,百代下研究吾兄学术思想发展之人定以发现此宝为莫大荣幸也。”现在有幸收入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,确是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。

这里要说明两点:一、先生自存、留作改订之用的油印本有两部,上面增批文字多处,有不少后来收入《史林杂识初编》,此次出版时一概不录,以期保持原貌。二、文中纪年原为民国纪年,此次亦不做变动。

顾 洪

1997年8月

序

山岳之峻高，积于土壤；无土壤，安得有山岳。沧海之浩淼，聚于滴水；无滴水，又何从有沧海。《老子》有言：“图难于其易；为大于其细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”又举实例三以明之曰：“合抱之木，生于豪末。九成之台，起于累土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善哉言乎！故克勤小物，则竹头木屑且可备军实，天地间固不当有废材，亦惟善用天地之材者乃能举重若轻，成天下之难事大事。何也？以其知天下事之无微不巨，不敢不致力于微而慎为之，能善于微则亦善于显矣。荀子曰：“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，”此之谓也。

笔记为书，或写其直接之见闻，或记其偶然之会悟，要在捉住当前一境，使之留于札牍而不消失；犹之李贺作诗，驴背得句即书片纸纳奚囊，乃克保其一刹那间之灵感。然古代之学，信仰前师而已，无待于思辨，故即有所感犹可以无记。自宋以来，始正式入于研究之途，笔记书之多且精亦遂托始于宋，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、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程大昌《演繁露》、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，其选也。至宋末，王应麟作《困学纪闻》，悉心钩稽材料而贯穿之，不轻下一字，其为精密，直造最高峰矣。元、明重文艺而疏学术，研究之风又衰落，故杨慎《丹铅录》、焦竑《笔乘》，虽衍宋学余绪，然思想不深刻，证据不完备，实远逊于宋人，其他作者更不逮焉。至吾宗亭林先生出，萃毕生之力于《日知录》一编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其成就又超轶《困学纪闻》。三百年来，守其矩矱，以笔记方式作考证文字者不可弹数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及其子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尤复绝百世。然清代文字狱屡兴，学者不敢谈经济，研究范围限

于古籍，故其精密虽有逾亭林而广大则终莫能及。章学诚尝笑其工于擘绩补苴，如蚕食叶吐丝而不能成茧。予于此说窃不谓然。清人之学范围固小，其成就固零碎，然皆征实而不蹈虚，既征实矣，则必可得客观性之是非；此工作又为此一范围内必修课之功，且已遍及各个角落，既课其全功矣，则便易获得全面性之结论。故就其一人一事之成绩观之，诚有若七襄之不成报章，然苟能集合同工，为之作系统之整理，组织其研究结果，使之得尽其用，则岂特成茧，累累者皆缣帛已。吾辈承受此遗产，试问将弃未成之货于地耶？抑将加以制造之功，使之成材以衣被于人间耶？

予年十六，入苏州中学，先祖廉军公虑其《五经》未毕诵，为之夜课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。是时予已习于泛览，辄从群书中摘录经说之异于读本注文者为一帙，旁加圈点以示欣赏，而游踪所及，闻见所喜，亦分册写之，是为予有生从事笔记工作之始。幼年涂抹，今尚存一二，偶尔翻观，多堪嗤笑。自肄业北京大学，略识为学之途，乃于记中自抒意见，而年少气盛，工于呵斥，前代权威与并世英贤俱无所避。其后学力少进，知成材之非易，必当宽于责人而严于自督，遂力屏浮词，惟寻实证，每记一事，随时加以修正补充。友朋编辑刊物，索取文稿，即于此中求之，取其已有什五把握者施以陶熔，且更集新材联缀为长篇文字。读者弗知其积累之苦也，辄惊予记忆力之强。因晓之曰：“举记忆力言，诚无有弱于我者。我之生也，重闾爱之甚，期其早达，故未能步行，已令识字；未能自食，已读《大学》；未能自衣，已读《左传》。以就塾年龄之太稚，研伤其神经，故开卷虽了了，掩卷即茫然，予之不能治文字学、读外国文者以此。所以尚得自厕于考索之工者，只缘随地肯留心，而此腕又不厌烦，有得辄书，作不断之探讨耳。《中庸》曰：‘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’此若为予言之也。”二十年来所记殆近百册，又性好聚书，穷束修而罗致之，塞屋充栋，撷取材料又至便，自分终老此身于书城中，年可发表研究文字一二篇矣。诿意戈戈之求，时代洪流竟吝而不许。九一八变作而救亡之念兴，为通俗读物以事抗战宣

传，社会任务益负益重，直无读书余闲，至七七难起而被迫离其旧窟，只身逃死，不仅图书一册未携，即笔记稿本亦都弃掷，偶一执管，怅望躊躇。斯时也，恍若商贾之破产，士兵之缴械矣。

二十七年秋，自皋兰赴昆明，任教云南大学。手头既空无所有，而教学不能离工具，搏节薪金，得法币四百圆，持入市，买缩印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于世界书局，买《二十五史》及其《补编》于开明书店，买《四部备要》零种于中华书局，买《国学基本丛书》于商务印书馆，居然盈两架。以敌人轰炸频，赁屋北郊浪口村。其地距城二十里，盘龙江三面环之。危桥耸立，行者悚惶。雨后出门，泥潦尺许。村中才十余家，几不闻人声。荒僻既甚，宾客鲜过。每周赴校，一宿即归；室中惟先妻履安为伴。此生从未度此清静生涯，在久厌喧嚣之后得之，更有乐乎斯，遂尽力读书写作。是时教授《中国古代史》，以语体文字撰述讲义，使读之者弗为考证之语所困。然古史材料少而问题多，不加考证即无以定其然否，故亦摘取人我研究结果作注语附文后，备有志治史者之寻省，而先书之于笔记册中。前在北平，虽多披览，以正式工作为专题研究，常集中精力于一二问题，笔记之范围不广。及至是，甚欲以现阶段之古史研究施以系统化，俾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，民族、疆域、政治、社会、宗教、学术各方面无不当注意者，规模大扩；前一年游西北所得资料又稍加条理，并入记中。第资我活动者仅此两架书，辄自叹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予今器至不利矣，尚望善其事耶！”而祸福相倚伏，昔以书多纷心，基本书籍不遑细读，今案头已无杂书，补救前失，又当欣幸。所憾者，所提诸问题，献疑固可，欲考核以归于一是，所望即嫌太奢，是则注语与正文之有待改写可知也。居村中凡八阅月，得讲义十万言，笔记亦十万言。

二十八年秋，应齐鲁大学聘至成都，主持国学研究所，先后录取研究生十余人，朝夕相见。因规之曰：“自五四运动以来，学者群作论文，以全力解决某一问题，笔记之调不弹久矣。然论文篇幅长，易生芜累，盖立一系统，有不得不加铺张者，既未处处作深研，自必不能无可

击之瑕。学者当先从笔记下手。记记者，或长或短，悉如其分，不多衍一字，有简洁之美。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，亦可以记录人言，其态度可以严肃，亦可以诙谐，随意挥洒，有如行云流水，一任天机。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。学者诚当求大成，勿自安于小品，然初学画者必以一山一石始，稍久，胸中具丘壑，然后渐进而为巨幅，事岂可以躐等。故为笔记既多，以之汇入论文，则论文充实矣，作论文既多，以之灌于著作，则著作不朽矣。譬诸筑室，此其陶甃者也。若见陶者而笑之，曰：‘汝不能为屋！’陶者诚未及为屋，而屋必需甃而成；陶而不为屋则可，为屋而不资于陶则不可。自分工言，自工作阶段言，俱宜若此，是以学者之事，其最后标的固在大通，而个人修学，循序渐进，必先肆力乎一曲，此正所以为大通之试验、之练习、之准备也。今日史观之说张矣，人多谓考据与史观为史学中对峙之两派，吾谓非也。考据以确定事实，史观以发抒理论。考据为下学，史观为上达。非下学无以奠其基，非上达无以发其用。闾闾宫殿，至壮观矣，必有此大建筑乃得萃万国衣冠于一堂，举旷代之大典，然苟无数千劳工挥其血汗以畚土、构木、筑墙、施雕绩者，则物于何有，壮于何存！考据之业犹劳工也，诚能在一定计划下分工合作，发见若干沉霾已久而极有历史价值之事实，使理论家得凭藉之以建其史观，夫然后可以吐奇耀彩，为全人类所仰望而遵循。故下学而不上达者有之矣，才所限也；上达而不由下学，则无根之飘萍与一现之昙花，霎时觉其可喜，俄顷而消失耳。”诸生闻之皆曰“然”，因各就所读书作笔记。是时所中出版物，有学报，有季刊，有半月刊。学报、季刊俱载论文。半月刊曰《责善》，载笔记文字，予亦抄滇中所记入之，与同学相观摩。及此刊散之四方，朋侪颇有远道贻书讨论者，自惭村居奔陋，又率尔操觚，实不足示人，故是后每有刊出，必加修削，虽颜曰浪口村，不啻崇义桥矣。（研究所于二十九年夏迁至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园子。）其时本所借得粤东罗氏藏书三万册，成都为大市，罗氏所未备者亦易购致，参考材料遂不愁缺乏。惜予病血压高，就医验之达百八十，终日昏昏如坠云雾中，居书丛而不能多读，惟有自叹福薄

尔。

三十年，校中有所谓予构蜚语者，予不惯与小人乘，乃移席重庆。是时币值大贬，薪金无以资生存，末如之何，一身兼任数职，日奔驰于道路。曾有句曰：“一日分呼三店食，七宵投向四床眠。《诗》《书》于我神山远，渐说沙坪执教鞭。”生活之不安如此。友人之善谑者笑予曰：“子真成‘太史公牛马走’矣！”相与浩叹。劳动结果，血压幸渐低，而学业更荒，每怀浪口村中生涯，如在天上。履安万里奔波，涉山降水，备受辛劳，体本孱弱，至此竟不支，于三十二年五月殁于柏溪。予茆独吊影，益难为怀，形存质亡，抚书卷如隔世。虽任教大学，登堂犹展书作讲，然过眼云烟，未尝稍留痕迹。此三年中直可谓予脱离学术界之长时期，本册所载，仅《商人释名》与《左丘失明》二篇是彼时文字耳，不可痛耶！

三十三年七月，予与静秋结褵，生活略宁，笔记又成一册。翌年敌人降伏，因先赴北平，集合残存书稿，谋继续攻钻。及归苏州，料理家事，且就新职，尘务又群萃，仆仆京沪道中，夜以继日，其不遑启居之状直与在渝无异。汲汲顾影，叹此生其已矣。时表侄女张君毓芬助我抄写，因属其将已发表之笔记清录一通，以待增订。而老友王伯祥先生主《文汇报·史地周刊》笔政，索予文字，又抄出笔记若干则，并新撰者投寄之，题曰《宝树园杂记》。宝树园者，吾族先人所构，八十年前遭乱残毁，予之故居在焉。

自辛树帜先生任兰州大学校长，频年见邀，去年六月遂又西行，讲《中国古代史研究》，日课二小时，凡述古籍源流及古史中主要问题十余端，积稿约二十万言，拟编次为《古史钥》一书，示学者工作门径。及岁杪归，时局脆脆益甚，竟无术成此系统之著述。会家起潜叔劝予整理归稿付油印，念此笔记始写于昆明，重理于成都，又续附于苏州，荏苒迄今，历时十载，若不速令成编，恐即此抗战期间弩末之功亦不得暂留天壤，因竭尽其力，自四月中旬至七月下浣，在炮声、枪声、炸弹声中，埋首以为，误者正之，阙者补之，比次为六卷。卷一论地理，继承昔

日禹贡学会工作，为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探求者也。卷二述制度，为周秦之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作钩沉，拟以树立古代史之骨干者也。卷三考名物，此十年中学虽不进而舟车之辙迹弥广，即今可以证古，即边疆可以证中原，对于大小名物时有会悟，创为新解者也。卷四评史事，卷五绎文籍，皆衍《古史辨》之绪，欲作一番洗刷工夫，期揭出其真相者也。卷六记边疆，吾游西北、西南，见蒙、藏、回、彝诸民，相其文化，叩其历史，知实为绝好工作园地，而自恨不能久居也，爰就实际之见闻书之，倘能使读者兴起，慷慨远行，为学术界增益新材料乎？都凡百二十二则，十七万言。其中亦有新撰文字，则皆十余年来蕴积于心而至今始得写出者耳。以急于付印，不及细按，其中必有他人所已言而吾犹矜为创获者，亦必有他人已考定之事实而吾尚执滞旧说者，又必有欲创新说而反自陷于谬误者，是皆有待于爱我者之指正与他日之修订矣。

村居所书，实不仅此。有以问题较大，一时不易得结论而未收者，大抵皆制度也。有以所记过琐细而未收者，大抵皆名物也。此外尚有论宗教者，论文艺者，俱以待补充而未编集。将来稍解菽水之虞，得徜徉于文史之圃，当更编为四卷，制度一，宗教二，文艺三，杂记四，为《浪口村续笔》。其抗战前所为，亦拟别录为数编。俟我暮年，更将一生笔记删削合并，取英人牛顿之言，命之曰《拾贝编》，窃附于王鸣盛《蛾术》、李贽《炳烛》之后。噫，学海无涯，贝壳种类又极繁夥，予其能拾得特异之数贝以有裨于生物学界耶？抑予所得之贝自夸为特异者，自专家视之犹常贝耶？是不可知己！是不可知己！

书既成，因记其经历如右。念此零星短札，不难集事，而在此大时代中衷合之艰苦，犹如此，使无多方面之助力，岂不消灭于无何有之乡，为之掷笔而长叹。至云大、兰大两种讲义，一述古代史，一论古史学，有若车之两骖，必当求其步伐之齐一，而完稿何时，殊未可料。呜呼，予自毕业大学，立志从事古史，迄今垂三十年，发表文字已不止百万言，而始终未出一整个系统，非不欲为，惧学力未至，徒欺人也。然

而起人期望，受人责备，为日久矣。年已老大，苟不早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，若实斋所谓蚕食叶以成茧者，则此生终有一大事未了，将对虞渊之日景而长号，故内心之要求亦迫且切矣。两大学中所讲，特粗引其绪，至于确然立一系统，示后学而无疑，其事尚远。倘此后岁月容予翱翔，自当悉力以赴，期于无负此生与启迪我之时代。世有惠而好我者乎，愿共推动而督责之，庶几微薄之志犹有晚成之望也！

顾颉刚。三十八、七、二十五，台风袭沪之日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序

卷之一 地理类二十则

华 /1

箕子封国 /3

燕国曾迁汾水流域 /4

平阳与韩原 /10

骊戎不在骊山 /13

梁州名义 /15

朱圉 /16

岷江 /18

桓水 /20

《禹贡》导江 /21

秦人导蜀水 /22

成都二江 /24

河患 /24

山东运河 /26

秦长城 /27

陆梁地 /29